

■奉人说物

石磨石碾石臼的记忆

王述梓

童年时期,家乡洪溪一带,流传“晒断大麦根,磨断磨担绳”的话,包含大麦遇旱丰收和大麦收获后家家户户要忙忙碌碌磨大麦粉的意思。

磨大麦粉的工具是石磨,它与石碾石臼合称“三石”,是加工粮食的工具,是过去农村生活必需品,与“三石”为伴也是我童年生活的一部分。70余年过去了,记忆犹新。

石磨是把米、麦等粮食磨成面粉的工具。有了它,食品丰富多彩起来。过去我们村几乎家家有磨,我家也曾有石磨、石臼。许多墙门在堂前间放一具磨,供各家共用。

石磨本身有两扇磨盘组成,下扇不动盘,上扇转动盘,两扇接触面有个空腔,叫磨膛,接触面上凿有排列整齐的磨齿,用以磨碎

粮食,上扇有个磨眼,供漏下粮食,旁边安装一个木制磨耳,用以推动磨盘旋转,下扇中间有个铁制短立轴,上扇中间有个相应的空套,立轴插入空套,将上下磨盘连接在一起。另外有木制的长方形磨架和上字形磨担配套,磨放在磨架上,而磨担横木的两端用两根梁上麻绳挂起。

磨粉一般由两人合作,一人将磨担直木上圆轴插入上扇磨盘的磨耳,推拉磨担横档使磨旋转,叫推磨,另一人左手推拉磨担,助磨盘转动,右手有节奏地将粮食拨入磨孔,叫添磨,直至把粮食磨完。

那时用磨的频率很高,一年四季都用。如春节要磨糯米汤圆粉、粳米馒头粉、米豆腐粉,清明节磨糯米艾青团粉,夏季立夏磨糯米鸭蛋粉,尤其是磨大麦粉,从夏季一直磨到秋季稻谷收割。那时村民普遍粮米不足,

夏季青黄不接,要以大麦为主粮,即“米不够,麦米凑”,我家也如此。食麦粉方法是先把大麦炒熟,磨成粉,再用开水拌成麦糊当饭吃,到冬至要用糯米磨冬至汤圆粉等,因此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磨。我从10岁起就帮大人推磨,直到1952年考入师范读书。

石碾是使稻谷脱壳和碾米成粉的工具。过去村村有碾,家家用碾。洪溪村有好几台石碾,我家附近有一个碾子间,安装有一台石碾。石碾由碾台、碾槽、碾碾、碾架等构成。碾台是一个垂直达数吨的大石盘,中心有圆孔,插入铁质轴心,碾碾是重1至2吨侧放的圆柱体,两端安入铁轴,与碾台中轴和牛套架连接。

若稻谷脱壳,把稻谷均匀地铺在碾槽里,用牛拉碾碾绕碾台做圆周运动,人跟在牛后拿竹扫帚扫动稻谷,直到谷子脱壳米脱皮。然后用糠筛把谷壳和米皮筛

下来,称为碾米。碾子的另一个作用是把米碾成粉,主要是把粳米碾成年糕粉。我家每年用两次,一次是把粳谷脱壳成米,另一次是把粳米碾成年糕粉,每次我都跟在大人身边帮忙。我家籼谷脱壳不用石碾,而是请磨谷匠用木制谷磨磨脱壳,然后用家里石臼舂米。

石臼是一方大石块上凹进个坑,是舂米用的器具。把米倒入石臼,用石杵捣米去皮,再用糠筛筛去米皮。石臼也用来舂年糕等食品加工。我家的石臼平时放在楼梯下,我常坐在石臼上玩。每年做年糕时用来捣碎蒸熟的年糕粉,使之黏稠成团,然后做成条形年糕。

上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现代工业发展,石磨石碾石臼逐渐淘汰,如今只有在收藏古物的博物馆里才能看到。

■老当益壮

我在社区上党课

董荣华

6月28日下午,岳林街道金钟社区举行党日活动,我应社区党总支书记邀请,为党员上党课。作为一名80岁的纪委退休干部,能为社会作点微薄贡献,我蛮高兴。

2016年6月,我被当时的奉化市委聘为红色讲师团成员,先后到直属机关、镇(街道)及村(社区)宣讲“两学一做”、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十九大精神、主题教育以及党的六大纪律等内容。如今一算,听过我党课的党员同志约莫有两三千人次。

我从小听着别人的党课长大,对于自己讲课,我提出更高要求,即内容力求既有理论性、时代感,又有真实性、新鲜感,尽量避免和克服那种枯燥无味的纯理论灌输。因此,每次上党课前,我都暗暗下决心,要把党课讲得有滋有味,多举一些生动现实的纪检监察案例,让听课的党员在一个小时里不感到厌倦乏味,并起码要在全课程中发出两到三次爽朗笑声,这也算是演

员所说的要有台上台下互动吧。

讲课前,为活跃气氛,我环视一圈说:“今天到课的党员同志尤其是老党员同志身体都那么健康,腰板笔挺,红光满面。的确来说,身体不健康,样样不用讲,身体一健康,幸福享不光!”话音刚落,沉闷的课堂就一下子活跃起来。接着,我又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说七十古来稀?八十也能上讲台,发点余热作贡献!”以此来激励台下党员同志要做生活和时代的强者。

这次我从已经宣讲过的大量资料中,选定了“核心问题和党的纪律”作为主要内容。人不以规矩则废,国不以规矩则乱。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党的纪律就是我们党的规矩。我通过许多纪检监察中的案例,阐述遵守党的纪律的重要性,虽然我讲述党的六大纪律的内容比较枯燥,但由于我引用本地实例,避免乏味,大家不时发出阵阵会意的笑声,从中受到党的纪律的教育。

一小时的党课,在轻松的气氛中不知不觉结束了。从台下一张张满意的笑脸来看,我感觉这堂课还是成功的。

■心香一瓣

暴风骤雨后……

陆零后

昨晚,风驰雨骤,电闪雷鸣,黑夜如白昼。窗震衣飞,枝折花落,枯叶似蝴蝶。

清晨,风停雨歇,静好如初,晨练的人们如约而至。在路灯辉映下,橘红色的工作服闪烁着点点星光,环卫工人已挥汗如雨。

辛苦了,城市美容师。只见眼前两位清洁工正舞动着笨拙的大扫帚,一左一右清扫昨晚被大风吹下来的树叶,先将枝叶、垃圾扫成一堆,再将几个小堆撮成小山,随着“唰、唰、唰”的响声,她们的身后留下一条干干净净的通道。在不远的公园花坛里,另有三人正手捏着像小时候夹煤饼一样的长夹子,在草丛中搜捕着被狂风刮落的树枝、花朵,如遇插入深土里的枝干,他们弯腰用粗糙的手轻轻拾掇起来,一个不留全数缴获。你看,草坪的角落旁归位清理的树枝、落叶、杂草已堆积如山。

循着“隆隆”的响声,我看到了一个身高不到1米6的小姐姐,双肩背着一个白、黑三色相镶的硬壳“书包”,只见她右手紧握一根硬塑料管子,管口对着地面,所到之处,不管是花园人行道石板路缝隙口,还是绿化带上犄角旮旯处的落叶、树枝、纸屑等“不速之客”都被一一“请”了出来,一个硬“书包”的工作效率可比一扫帚一扫帚快了好几倍,但重负荷的长时间操作却是一项不小的挑战,此时她已满脸绯红,大汗淋漓。

趁她抬手擦汗,我们聊了几句。

“吹风机有多重?”
“大约有20几斤吧。”
“累吗?”

她没有正面回答,疲惫的脸上露出浅浅的笑容,转身又传来“隆隆”嘈杂的吹风机工作声。我真傻,会不累吗?这时,远处推着专用小推车的老师傅正向着垃圾小山岗徐徐靠拢而来,用力一锹一锹将地上堆积的“牛鬼蛇神”搬运至各色垃圾车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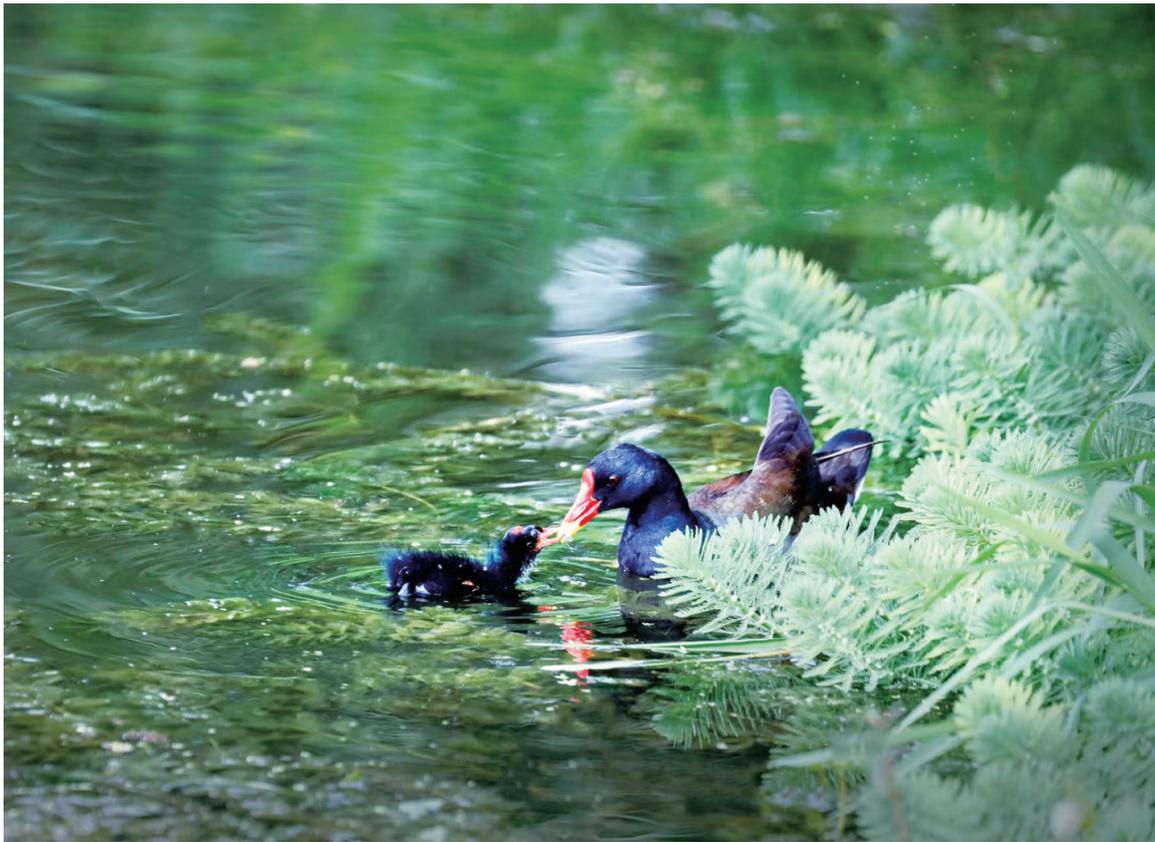
晨曦朝露去,披星戴月归;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脏我一个人,清洁一座城。他们在平凡的工作中,用勤劳的双手,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担当起一份令人尊敬的职责。

他们用扫帚扫出了宁波的文明城市,他们用汗水浇灌着甬城的绚丽花朵,他们用悦耳的音响演奏着城市的最美乐章。他们辛勤的付出,阻挡了垃圾的肆虐;他们灵巧的双手,描摹了城市的妆容;他们点滴的汗水,净化了我们的家园。

早上,从各自家门出发的上班族匆匆奔赴甬城的四面八方,疾步在干净美丽的三江口步行道上,雨后空气弥漫着清新的气息,似乎闻到一缕荷叶薄荷味,细细微风从耳边掠过,令人轻松愉悦。看着私家车窗外红花绿叶迎风招展,心里一定会感叹这座江南名城,感慨风雨后的宁波活力四射,天一水生,和美宁波。

我坐在公交上,眺望窗外,路边随处可见橘红色的身影还在默默忙碌,请接受我的注目礼。

感谢你们,城市美容师!



爱 鄂亚萍 摄

■往事如烟

儿时的暑假

顾亚萍

学校结业式结束,我们姐妹几个就坐车到乡下的奶奶家去过暑假。

假期的第一个星期,我把学校里布置的暑假作业做好,接下来的日子全部自由支配。

我早上是自由散漫的,有时睡到姐妹来叫,就起床胡乱吃几口泡饭酱瓜。女孩子文雅,游戏玩得最多的要算24分,2至4人不等,一副扑克牌就可开局。几人坐定,抽去大小王和J、Q、K,留下1至10数字,一人洗牌,一叠40只牌按人顺时针发牌。每轮共出4张牌,我们对4张牌所代表的4个数字通过加减乘除等混合运算,心算24分,算出的说一声“好了”,不能直接说出答案,等其他人继续,最后一名或者算不出的要吃进牌,每局以手中无牌者为赢。最紧张的是前面两轮都无解,牌已经积压下来8张,这一轮开局注定至关重要,因为输者要同时吃进12张牌,这一局就基本上胜利无望。

读书年级高的姐姐会利用平方和开根号计算,占有优势,低年

级的妹妹只能用最简单的加减乘除。算24分是我们小时候最原始的益智游戏,我们乐此不疲。

输牌者,除了面子上过不去,还要给第一名赢者贡献几张“花绿纸”。这是包裹在小糖外面的塑料纸,上面印有各种花色图案,其色彩缤纷,甚是好看,比起印刷的香烟壳子要亮丽得多。女孩子心细,剥下的塑料糖果纸放水碗里熨平,贴木门上晾干,夹在书本里收藏,不时翻出来欣赏,还与小朋友交换。我每次算24分赢来花绿纸,总要挑自己没有的花色,夹进书本里补充成更厚的书。班级里王同学家的上海亲戚,经常有糖果寄来,她收藏的花绿纸品种多、色彩好,我通过算24分赢来不少。

午饭吃过,照例铺开草席,躺地板上看书,看累了睡觉。大约四点光景,小伙伴一起往河里跳。奶奶家的门前有条小河,一到暑假,小河成为小伙伴欢乐的海洋,每天总要跳进河里游几下才作罢。男孩子击水花、打水仗,是家常便饭。女孩子相对文静,除了老老实实在地游泳,有时还随带脸盆,沿着河沿摸螺蛳。暑期

螺蛳旺盛,贴着石头密密麻麻的,小手上去一把能摸来十来个,只消一会儿就能获得小半脸盆。螺蛳摸来放清水里养着,有时养到第二天,等它吐净泥沙,用特定的大剪刀剪去螺蛳屁股,炒成酱爆或者葱油螺蛳。

太阳从墙角边隐去,天色渐暗,奶奶往家门口的十几块大石板上洒一些清水,我们一起搬出竹椅子、小桌子,端上菜盛了饭,一家人围坐一起,有说有笑。

妹妹不会喂螺蛳,就拿缝被子的针挑出,挑得烦了,干脆用调羹舀螺蛳汁水拌饭,美味的螺蛳酱汁拌饭撑饱了肚,身体也吃热了,就摇着蒲扇乘凉。大人就一口老酒,喂几个螺蛳,日子过得慢慢的,隔壁桌子的大叔叔笑着说了句“南风吹吹,老酒吃吃,这日子咋个惬意”。我们笑声哄然。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学过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但我们不知多少次拜倒在这亭亭的“舞女裙”下。我们去河对岸的半亩荷塘摘荷叶玩,更多时候是在傍晚,有一次还在雨后。远远望去的荷塘,高高低低、层层叠叠,翠红相间,隐约有些许黄绿,粉色中,半是蓝

苍,半是芙蓉。立在池中的荷花,跟着微风的节奏摇曳生姿。走到近处,一枝枝花茎擎起硕大的绿盘,盘底装着水银般的大珠、小珠,风一吹,大圆盘的荷叶上亮晶晶的水珠滚来滚去,滚到某一刻,水珠哗啦啦滑到池中,吓得在荷叶上打坐的青蛙扑通一声窜入水中,留给我们笑话。

荷塘中,有嫩绿的小荷叶随清风翻转或卷曲,也有墨绿色的老荷褪去几片故衣,悄无声息地落到水里,水面泛起层层涟漪。芙蓉粉色的花瓣呈白里透红,有的才展开两三瓣,有的已全部展开,露出嫩黄色的小莲蓬;有的小莲蓬褐色的穗子已落去些许,它们姿态各异,或热情奔放,或羞涩地藏在翠叶后面,而萼萼大多高高地立于水面上,它们饱满的花骨朵,像随时要裂开来吸收天地精华似的,就像是成长中的我们。

暑假结束,新学期来临,我们恋恋不舍地回城。晒成泥鳅一样黑的我们,等括过一个秋天和初冬,寒假我们又将赶到乡下,开始新一轮24分。只是夏天的游泳改成了玩雪玩冰,我们的学识也随着时光又增添了些许。

鱼篓子

汪知羞

老屋的围墙上,
画着一个渔民,
一百多年过去了,
他所用的鱼篓子还很新鲜。
我也有只鱼篓子,
在时间的流水里捕鱼,
把鱼放养在云海,
游进历史,游向未来……

高山流水

俞伯牙在高山之上弹琴,
他在弹给谁听呢?
云彩在听,流水在听,飞鸟在听,
一座座青山在听,
更有樵夫钟子期在听。
二千多年过去了,
他至今还在弹奏着,
悠扬的琴声弹进了无数人的心灵。